



册府元龟  
卷之四百四十五  
至四十七



13
849
146





門 4 3  
849  
14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珩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六

無謀 返撓 軍不整

無謀

夫將帥者民之司命而安危之基也非夫內懷英略  
獨負竒計策慮先定機權脗合亦何以暢乎善志而  
保其必勝哉乃有膺厓牙之寄當旗鼓之任董率戎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四十五



旅襲行於討伐保措微塞式過於寇讎而闇然寡謀  
率爾輕進失於貞律之義愆夫固圉之術措置非常  
豫備乖宜以至敗鈔暴之端貽喪敗之辱良繇昧於  
前籌短於應變猶豫無決以成乎厲階聽納不明致  
紊於軍志昔人有言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授受之  
際良可戒哉

孫良夫為衛大夫衛侯使良夫與石稷寧相向禽將  
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  
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財如無出今  
既遇矣不如戰也既戰衛師敗績石子曰師敗矣子

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  
國卿也殞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禦齊師  
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漢韓安國武帝時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  
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

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  
產去帝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討武陵五溪蠻夷軍次下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從充則塗夷而



運遠

壺頭山名充縣名屬武陵郡音昌容切

帝初以為疑及軍至中郎

將耿舒欲從充道授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根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卒

吳張悌為丞相軍師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當晉之討吳吳遣悌等率衆三萬濟江圍城陽都尉張喬於楊河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帥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義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晉討吳護軍張翰等乘之吳軍以次瓦解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

晉王澄為荊州刺史領南蠻較尉時京師危逼澄率



衆赴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  
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  
陽拔未答云昨日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  
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耻之託  
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

其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王敦作逆  
敦叅軍樂道融惡敦背朝廷乃說卓誅敦卓雖從之  
而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緒口累旬  
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爲敦叅軍使印求  
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

卓曰將軍起義兵而甲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  
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  
也卓不從卓後爲王敦所害

桓修自丞相爲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  
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修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  
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  
求降修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  
外震駭修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  
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  
使竝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



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  
仲堪爲廣州修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  
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  
御史中丞江績奏修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  
轉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  
梁王僧辯爲車騎大將軍平建業遣陳霸先守京口  
都無備防于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

隋于仲文高祖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率衆  
屯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  
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

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  
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  
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  
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旣  
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皇甫綰煬帝大業末爲將軍屯兵一萬在抱罕薛舉  
自稱西秦霸王選精銳二千人襲綰與綰軍遇於赤  
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  
之忽反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  
登諸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抱罕時羌首鍾利浴擁



兵三萬在峩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  
唐姜寶誼高祖武德初爲并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黃  
子英往來雀鼠谷帝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  
戰寶誼兵纔接子英徑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  
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  
郭孝恪太宗貞觀末爲安西都護時阿史那社爾旣  
擒龜茲王令孝恪守之其相那利僅以身免潛引西  
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  
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國相人心素歸  
今亡在野必思爲虞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

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  
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  
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旣失部分  
爲胡賊之所蹂躪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  
亦同死於陣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旣降鐵勒部落副將  
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  
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捲  
甲輕齎倍道副之遂踰大嶺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  
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飢甚又遇大雪疑凍棄其戈



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相食  
北入境餘纔八百人

哥舒翰玄宗天寶末爲先鋒兵馬副元帥拒安祿山  
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  
黃河賊將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  
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  
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因爲兇徒所乘

房瑄肅宗至德初爲文部尚書平章事加持節招討  
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遇賊於咸陽縣  
之陳濤斜時瑄用春秋車載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

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縱火焚之  
人畜撓敗爲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瑄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與成實效瑄旣  
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乃與賊對壘  
瑄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  
遂及於敗

馬燧爲河東保寧等道節度德宗貞元二年三月來  
朝初吐蕃將尚結贊旣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千餘人  
守之結贊大衆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  
不繼頗無固志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



節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坊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濟河與元光等犄角討之結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帝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帝又不許唯促其合勢討之燧不虞其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請許盟約帝於是從之燧既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懼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涼之會竟渝盟焉燧亦繇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

渾鎬憲宗元和中爲義武軍節度討王承宗定鎮二

州相去九十里鎬驅全師討賊驟勝分鎮州北路

而壁焉鎬之和門去承宗之牙三十餘里鼓角相聞賊徒恟恐而鎬計慮不周但耀其軍鋒賊得分衆潛入鎬地燒其城邑屠掠居人鎬軍始搖遷延內顧會中使督鎬追賊乃復出戰三合而大敗

嚴綬元和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備裨戰討多尅故移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襄州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筭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爲太子



少保

索日進元和末爲神策軍郃揚鎮遏使蔡賊寇澠水鎮兵不能支部將死者三人焚芻藁而去初裴度遣使間入蔡州得元濟狀元濟此密有降款而日進隔河大呼之遂令三軍防元濟繇是不果降

後唐王鎔爲鎮州節度莊宗爲晉王時梁將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汴人奔鎮州者或以奸謀事告鎔懼爲始禍猶豫未敢拒絕鎔偏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請命于府鎔遽令啓關移兵於外公立稟鎔命廷隱遂盜有州城公立旣出指城圍

而言曰朱氏狡惡不仁篡唐宗社五尺童子亦知彼爲人我公尚顧舊盟猶豫不斷開門納盜後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坐爲俘馘因投刀泣下數日廷隱閉城門煞留鎮兵士登陴拒守鎔方命公立攻之師有備矣及柏鄉陣敗兩州之人悉爲奴虜老弱者坑之張廷裕同光中爲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嘗聳

漢慕容彥超晉末從高祖圍杜重暉於鄴下彥超累言於漢祖請急攻賊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自寅及辰官軍傷者及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乃



抽軍罷攻議者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言及攻城矣

返撓

夫膺闕外之寄總戎昭之重固當決機制勝因時乘便摧堅履險以思克敵而乃忘身先之訓懷敵勅之畏或屯留不進或引兵擅還或隱伏私嫌或顧望時事矯辭飾偽以爲解深溝高壘以自固致寇讎之滋長而威聲之寢微蓋繇性本怯懦不能武事亦或心非忠蓋苟圖智免因此而下吏至於誅死者非不幸也

宋義爲楚上將軍秦章邯圍趙王歇於鉅鹿義所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

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

宋義與訂事而說之說讀曰悅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

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冠軍言其

在諸軍今相州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安陽縣秦三年羽謂

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蝨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

即戰或未能禽徒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



罷讀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擊鼓而行無

也故不如先闢秦趙攻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也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日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縣也飲

酒高會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日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菽謂豆也軍無見糧無見在之糧廼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併力擊秦廼曰承其敝夫以強秦之強攻新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

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屬委也音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宴私非社稷之臣也

後遂殺義破秦軍

漢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項王南走陽夏

走音奏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漢王敗使使石

音攻雅切越併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

楚為籍所敗

張成為大司農武帝時南粵平諸較留屯豫章閩粵

王餘善發兵距漢殺漢三較尉是時漢使成故山州

侯齒將屯齒城陽恭王子不敢擊卻就便處卻退也音五略

反皆坐畏懦誅



路博德為彊弩將軍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武帝召騎都尉李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見帝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因詔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

遮虜郭

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蔽而伺敵也遮虜郭名也

玉

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

候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策休息也浞

音促仕

因騎置以聞

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天子

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出兵

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宣帝遣五將出塞廣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坐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



吏自殺

後漢祭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  
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  
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  
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

郭襄以謁者領護羌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  
詣闕抵罪

鄧鴻爲車騎將軍出塞追叛胡逢侯坐逗遛下獄死  
劉岱爲兖州刺史時董卓廢少帝岱與豫州刺史孔  
廸廣陵太守張超陳留太守張邈諸牧守共謀討卓

大會酸棗設壇場而盟然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  
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

晉汝南王亮武帝時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  
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  
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  
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繇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  
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浮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  
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

蔡豹元帝時爲建威將軍徐州刺史是時太山太守



徐龕以郡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鑿臨淮太守劉  
遐等與豹共討之鑿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  
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  
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令方盛夏冒涉山險山人便弓  
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  
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  
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  
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  
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  
旣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假爲行臺

催攝令進討豹欲遙進鑿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  
豹爲前鋒以鑿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  
宋臧質爲雍州刺史時太祖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兵  
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  
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  
用臺庫見錢六百萬爲有司所糺帝不問也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時淮北四州聞太  
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  
于等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四州義  
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退潛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



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沒帝甚責之

梁鄧元起武帝時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詔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王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喬孔陵寇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日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活方須撲討薰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長史庾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望之因表其逗遛不憂軍事收

付州獄於是自縊

唐竇琮高祖義寧初爲右領軍大將軍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  
段志玄太宗時爲左驍衛大將軍遣率兵往青海掩吐谷渾良馬志玄去青海三十里遲留不進坐免官  
張文幹行撫州刺史平壤道行軍總管貞觀十九年征遼迴次易州文幹以渡海多覆舟艇詔迫逗遛不赴斬之

韋待價則天永昌初爲安息道大總管與副大總管



安西大都護温古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配流繡州  
温古處斬

李光弼爲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封  
臨淮王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  
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  
幸陝太宗親爲古親臨大帳軍中幸其營  
李正己爲淄青節度使大曆十年魏博節度田承嗣  
之叛也正己與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同會於冀州  
之棗強縣進圍貝州承嗣發精兵寇磁州爲貝州援  
寶臣等見承嗣兵出各退守行營淮西節度使李忠

臣聞之棄衛州偃月城濟河而南屯於陽武

桂仲武憲宗元和十五年爲安南都護先是安南兵  
亂殺都護李象古朝廷以仲武簡廉有材用委以緝  
綏仲武旣行遇南兵方擾逗遛不進貶安州刺史以  
裴行立代焉

周王峻爲樞密使討并寇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峻  
遣供奉官翟守素奏臣所差佐弘超等襲賊軍至霍  
邑路追及鼓譟感煞其賊黨人騎投崖墮澗不可稱  
計賜翟守素幣帛袍帶先是王萬敢嬰城拒賊攻之  
甚急太祖命峻將兵先進欲因幸維都更以禁軍繼



之至是峻言劉崇一行棄甲而遁遣仇弘超掩襲逐至霍邑當險阻之路也弘超無勇緩兵賊遂安然解去若弘超擊疾雷之勢則彼無孑遺矣蓋峻不能自率師而逐之致悞大事非將帥之才也

武守琦為左廂都較顯德四年世宗幸淮南帝令守琦帥驍騎數百徑趣維揚路出於高郵高郵乃揚州大邑素多儲峙守琦利其糧草不時而進故吳人因得虜其士庶渡江南去後數日王人至揚州乃督眾以救焚故其寺觀廬舍僅有存者及閱其遺民唯殘癯十數人而已

軍不整

夫整軍經武安民和眾將帥之職也故先庚後甲以申其號令鏗金伐鼓以節其進退既有嚴而有翼且必誠而必信俾等夷有序上下無譁靡犯於秋毫克貞於師律者率是道也乃有失制勝之略無馭眾之法或臨敵而先却或陳隙而自潰或虔劉於黎庶或剽掠於玉帛因緣縱暴猖狂莫遏卒使國威斯損民怨是歛采諸方冊咸用論次百代而下足為鑒戒者已

荀林父晉大夫也 桓子 將中軍魯宣公十二年帥師及



楚子戰于邲楚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  
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季康子魯大夫哀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

官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掠

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南郡人秦豐據黎丘  
董訢起堵鄉許邛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  
諸城光武遣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

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

晉祖逖元帝時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  
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寧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  
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  
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  
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王敦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  
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梁曹景宗仕齊爲游擊將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高祖以景宗爲軍鋒與王茂呂僧珍掎



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

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天監四年都督諸軍侵魏軍次雒口宏部分垂方多違朝制九月雒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疆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緹食餉之

邵陵王綸爲中衛將軍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綸與前高州刺史李遷仕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後周權景宣爲荊州總管時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勅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艫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



恐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

隋韋冲高祖開皇中爲寧州總管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刺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以平陳功進位上柱國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

唐崔光遠肅宗上元中爲劔南節度使梓州刺史段子章反東川節度使李奩敗走投光遠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臂串金銀釧兵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

郭英乂爲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初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維陽留英乂在陝爲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知東都畱守時東都再經賊亂朔方軍及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迴紇縱掠坊市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裸身者

李抱王爲鳳翔節度使大曆五年抱王自鳳翔移鎮盩厔縣鳳翔將士以移鎮忿怨縱兵大掠鳳翔坊市因燒草積居人擾駭數日方定

李忠臣爲淮南節度使大曆二年同華節使周智光



據州反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徒  
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關二  
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着紙衣或數日不  
食者又大曆十一年與河陽三城使馬燧各率所部  
官兵次于鄭州逆賊李靈耀盜張旗幟來犯我師淮  
西軍驕而無謀河陽軍勇不設備及聞賊至忠臣惶  
遽退郟燧亦隨之頓軍于滎澤淮西士卒潰者十五  
六西至汝葉北至河雒道路相繼鄭州士庶悚駭竄  
避皆趣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

劉昌爲宣武軍兵馬使德宗貞元三年昌率其衆自

坊州赴靈臺旣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時淮西散兵百  
餘人隸於昌及是昌歸罪淮西兵盡殺之

王朝幹爲渾瑊將吐蕃圍隴州城遣朝幹以衆二千  
戍鳳翔及岐山遂縱剽掠信宿方定

劉悟穆宗時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監軍劉承偕頗恃  
恩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以亂法悟不能平異日  
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  
爲其困辱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至牙門殺其  
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

梁李思安爲簡較左僕射亳州刺史爲性不勇悍每



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元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虜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鉅績可紀

胡規爲北面招討使乾化初使河南尹張宗奭奏規修河軍人擾村閭殺樹奪稅戶絲羣衆以石礫人太祖曰我今以河南府積薪治敗岸且有將領何敢是耶翌日命宣徽院使趙殷衡押領規及六軍使已下往都外閱視林木至榆林已來園林果木砍伐殆盡

仍招伏軍人侵奪百姓財物下詔曰胡規比緣微効遂委劇權不能禁戢諸軍而敢侵凌百姓轍生狂計欲起亂階備見包藏何堪委用從來克逆已露鋒鏑此際侮輕足量肝膽苟無極斷慮援後艱胡規并男義方委宗奭准軍令處置其婦女任從所適都指揮使韓勅已下一十二人罰俸有差

後唐李存信爲都指揮使初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委之乃令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華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師患之乃反間魏人存信御



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弘信乃與汴師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於維州

晉丁審琪為延州節度使審琪部曲漢千人失於簡御民甚苦之軍較賀行政等與審部連結聚眾攻城幾遭屠滅賴潁道軍救解幸獲保全尋受代歸闕周馬鐸漢末為申州刺史監兵在尉氏縣會太祖在澶淵為衆軍追請為主王峻在京以許州節度使劉信是漢之宗室遣鐸至許州圖之鐸至信自殺鐸不能戢兵而微有所掠太祖知而怒之不時任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觀望

生事

觀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乎冠萬夫而為長屬四郊之多壘不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蓄疑貳窺伺間隙沉機不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



往此蓋自王道弗競霸圖是與其有奮自匹夫遽操  
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去就之分  
處於疑豫之際亦有時鍾內難事起蕭牆力過外虞  
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  
忠順爰茲委用終以嫌間翻然失圖遽始叛盜之名  
宜乎春秋所貶者已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為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  
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譙讓召布

譙讓  
責之

也音在  
笑切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

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為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及召安發北軍兵安受

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

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  
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  
囂不欲東運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  
退伏閭里

劉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



越誘賊師皆斬之而襲取其衆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太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爲荊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郗隆爲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楊州刺史尋加寧東將

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鑿爲趙王掾諸王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王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速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



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鎮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重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掖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

聿卓爲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湘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御敦歸路遂乞師於卓卓軍次暗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麴允爲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衆據雍州劉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蘇峻元帝時爲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文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宋吳喜爲假冠將軍督豫州諸軍事太宗卽位四方叛亂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征梟斬東士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王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



視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  
陳侯瑱爲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強  
盛又以本事王僧辨雖外示臣節未有人朝意  
周迪爲臨川內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  
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遷才說迪迪乃大出糧  
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  
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敦黃法氈等率兵攻圍曇朗屠  
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  
子入朝迪趨趨顧望並不至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  
等五郡及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  
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  
達兩授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  
潛師襲之不能克濟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  
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  
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流恐爲已患頻使  
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于齊共爲表裏  
齊遣清河王高出助之相持歲餘會禪將梅天養等  
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人濟江而歸高  
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



流願爲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以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以陛下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爲平南將軍元顥之入維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頗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維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爲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

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藩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韓滉爲鎮海軍節度自關中多難滉卽懷窺望於所部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馬牛出境造



樓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繇海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三千餘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岷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節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鑾駕實申儆自守也城中窳井深數十餘丈近百所下為江平俾偏將丘涇董作涇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十數里內先賢丘墓多被侵毀又追季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揚州以兵甲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以三千兵臨金

山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手相聘賚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弘既久鎮大梁威讐封部謂朝廷畏已爵秩屢加凡更三朝未嘗意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寢懼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梟首七月弘朝京師又云弘貞元十五年繇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四年凡二十一年吳未聞有脩觀之意及既薨元濟師道方懼而來烏重裔為橫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討遂以杜叔良代之



以重裔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號爲河中節度簡較太尉累拜中  
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憚雖勉奉僞  
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  
曰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餘位列繼誠恩喻父子  
論功較德何讓伊人詎以王平附託之恩屈身於逆  
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度  
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擣軍赴援  
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  
盛陳感慨願敦盟約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

亦遜辭稱藩行具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  
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友謙卽請之於  
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爲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留繼威自爲  
滄州納款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  
勞繼威守光之宗也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  
新萬進懼繇是堅附於朱梁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  
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熾灼大臣皆  
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



以方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  
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  
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爲將較不敢預議但相公所  
使耳及秦王旣誅閔帝卽位加簡較太尉兼侍中判  
六軍諸衛事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清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爲  
諸道行營都統其子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  
使以劉延朗副之又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  
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賁  
都統官誥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

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  
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  
旣至圍栢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軍又至榆  
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時德鈞累奏乞與延壽鎮州  
節度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  
代子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  
聞之不悅  
李彝殷鎮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  
冀其輸貨應接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  
其心羈維之



漢田再榮仕晉為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  
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間七  
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師麻答據甲仗庫勢未  
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為軍  
吏道所迫乃行詔日逐出麻答諸軍以再榮名次在  
諸較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生事

甲冑興戎商書之為戒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  
兵火自焚麗弩輕發是故狼貪蕃於軍令兒戲存乎  
帝語漢氏而下將非一塗或任總邊寄身當臨敵或

扞守與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以逞矢謀不臧苟貪  
天功罔恤時難繇是專任已力構發釁端啟內侮之  
階棄在和之訓靡思康靖姑務煩尅失親善之為寶  
忘懷安之遠慮橫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怨敗乃大事  
職此之由辱國受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為大行諫議陰使馬邑豪聶壹為間

間音居  
竟切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可許之聶壹乃詐斬死  
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

縣讀  
曰懸視單于使者為信

視讀  
曰示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



入武州塞

在應門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

屬約單于入馬邑總兵王恢李息別從代王擊輜重

輜衣車衣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塞未至

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

尉論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

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

匈奴報仇也武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

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

或當得其

輜重人衆也古尉字止如此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

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郎

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

于章無繇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

等又右部降者謀兵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

郡去定為之傲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雖難



測知然大兵聚會未必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畧使者  
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  
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  
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畧事  
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  
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  
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  
子先知乃悉將盧雒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  
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  
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

國舅骨都侯嘉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  
立一年單于適之師子立亭獨戶遂侯鞮單于師子  
永和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  
將衛人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  
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鞮日  
逐王逢侯爲單于所殺畧吏人燔燒郵亭盧帳將軍  
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  
較尉馮柱與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較士及郡國積  
射緣邊兵烏桓較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  
之時南單于及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兵度隘向蒲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廐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追羗胡兵討封蘇拔廐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徽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恨謀畔

王敬為燉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與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燉煌太守馬達明年以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



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曰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夔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燉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夔時輸夔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燉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陳泰字伯玄爲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勅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爲征虜將軍領南蠻較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中丹折一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因出大



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邵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郡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申垣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帝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垣諫建議任臻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垣棄市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

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擊尚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魏奚牧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盧昶爲鎮東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琅瑯郡民王萬壽等殺胸山戍主劉術昶遣鄉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卽據其城旣克梁胸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旣儒生本少將畧又牟祉子爨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降梁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  
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畧江  
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  
焉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八千  
以襲奚師至冷陁並沒焉佺爲虜所擒送於默啜副  
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落烏可利張貞楷落  
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  
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邊積有  
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

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  
行命李楷落將騎兵四千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  
楷落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  
敗廼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旣以和  
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  
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  
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  
佺爲虜所得佺敗處去塞千餘里

王君奐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涼州都督玄宗開元  
十五年與迴紇戰死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



四部落代爲首長君奭微時往來涼府爲迴紇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更都自陳枉狀君奭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接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瀼水渾大得長流古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朗長流契滕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婚姻貶令問爲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奭以復其怨會吐蕃

使間道往突厥君奭幸精騎往徐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茭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割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奭從數千人與賊力戰自朝至脯左右盡死遂殺君奭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兵及護輸遂棄君奭屍而走玄宗甚痛惜之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閣羅鳳襲雲南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



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雋州閻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擄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天和城爲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閻羅鳳旣臣吐蕃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待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輩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祿山反閻羅鳳乘釁攻陷雋州

韓滉爲潤州節度貞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中土寧又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寢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脩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餼之資以克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焉初頗領命



及滉以病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大戎未衰  
不可輕進無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爲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黨項苦之屢引西  
戎犯塞元和末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  
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至而戎人懼而退蓋  
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  
張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自率兗黨攻陷閬州仁矩  
舉家擒戮仁矩始爲客將預逢興運錄趨走之勞擢  
居蕃任才疎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閬州爲節度

制以仁矩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  
曲形奏報地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繇  
仁矩也

晉安重榮爲鎮州節度制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  
使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  
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事父之禮貪傲無厭困  
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高祖發  
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卽位加平章事  
始朝廷遣使告哀北虜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虜怒遣



使來護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圖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册爲隣爲孫則可無稱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繇是與虜力敵于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繇此忿延廣怨朝廷廣遣間使汎海搆虜

周張建武爲賓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責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鷄蕃族蝨賊邊陲俾爾率領兵師於彼進討殺牛族孰戶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搔致其鬪敵彼戎旣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爲寬恩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徭左司禦率府副率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極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八

違約

徇私

縱敵

較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可往德無嘗雖巫醫而不可為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君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賑而行成師以出或廟謀先定或軍志夙成故



宜寒暑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畧揚威靈平  
強寇絕後患獻功於明廷受爵於大室者矣其有違  
明約徇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危而苟免失在和  
之義成否臧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  
也或有心靡顧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  
悉苟原情而未減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為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  
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  
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斬當贖

為庶人

軍行而  
輒留去

公孫敖為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  
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

李廣為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奏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

并合也合  
軍而同道

東道少回遠

回繞也  
曲也

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以水草少不  
可羣革也

廣辭曰臣部為

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

言伊勝寇  
即在戰陣

迺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

致死而  
取單于

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

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

惑失道後大將軍

惑迷也在後不

及期也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戰單于逃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乃遇兩將軍

絕度也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右將軍食其當斬

贖為庶人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粵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

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挫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

質所

也

引軍空還下太僕射杜延年薄責廣明白殺

趙克國為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克國兵當

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後侯山斬

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

蜀胡濟為鎮西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後主

督戎馬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為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爲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尅雒陽須大軍至可輕前旣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爲姚興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魏軍屯據岸軍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欲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繇得進

張茂度文帝時爲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留遲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瑾爲平西將軍大武真君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爲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悅偷據硤石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硤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唐盧江王瑗高祖武德中爲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蕭銑授荆郢道行軍元帥瑗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獨孤晟太宗貞觀中爲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李道彥貞觀中



為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行軍總管與左驍衛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為右威衛將軍卑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疎更為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

特免死配流姚州

王忠嗣為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悅及奉詔應接延光僂俛緩期故師出無功

李光顏憲宗元和初為裨將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憊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狗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從令私則衆怠其有



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適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  
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致失出闔之威或致眾叛  
親離以壞軍政為將之失莫大於此

漢衛青武帝時為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  
軍李廣自請行帝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  
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  
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  
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

弗聽令長史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

吉愠怒之色  
形於外也

李廣為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脫贖為庶人屏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二騎出從入繇間飲還  
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  
是武帝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

令其父恨而死也

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

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為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鑿為司隸較尉時杜預為河南尹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

騎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羗較尉

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軍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軍典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畧

鄧羗符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羗張蟬徐成等伐慕容暉既陷并州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萬來救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



敢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  
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  
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交兵猛  
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  
張奭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  
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軍大敗俘斬五  
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南齊曹虎為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啟乞侯官尚  
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

北齊高昂為西南道大都督攻上雒為流矢所中創

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

不見季式作刺史爾

季式昂之弟也

高祖聞之即馳驛啟季

式為濟州刺史

高季式為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  
為私使雜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  
唐李晟為右神策都將代宗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晟  
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携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  
賞追之晟深憾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  
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責朝廷以其功高為之免  
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爲申光蔡隨唐鄧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震禹以兵敗貶出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使行其計滋本蔡州郎山人祖父墳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里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候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爲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繇是坐貶撫州刺史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入朝請祈瀛漠二州爲廉察用權知京兆尹事盧士攻爲帥朝廷從之總聚涿州刺史張臯女臯與士攻有內外之屬故總以士攻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今惟近勅須令守官伏以臣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旣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詔曰應內外有職事官宜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二日勅處分其諸州參軍文學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勲舊遽紊明勅置徇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凝為鄧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為大將軍帝許之令具方畧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帝疑之乃止

縱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蓋受命以出固敵是求其執俘而言還必至師以誘戰其或籍兵要而資寵祿勞師徒而長寇讎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金之計曾微闢志且冀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於受服為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

漢田仁為司直戾太子軍敗南嶽覆益城門得出

長安

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益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仁都閉城門坐令太子

得出坐縱反者要斬

後魏古弼為安西將軍征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湜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湜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奔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太武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爲泗州刺史泗陽郡公印山之役西軍退  
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  
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  
周文金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  
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  
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  
失舉刃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  
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  
賜之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悅軍建

中四年十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太原  
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悅日夕  
待降燧思太原畏留魏州遷延不取及奉天之難燧  
乃退歸使河北餘梗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爲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  
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  
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晟兵詔令  
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  
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  
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



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候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狐絢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松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曰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絢曰雖無好意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滋境已來心頗憂喘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使若出奇兵逐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奇

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鉤候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彥曾據徐州高駢爲天下兵馬元帥鎮維揚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黃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兗初黃巢以其年七月採石江直抵淮南淮南城內士客軍十餘萬有梁纘者本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後劉積敗徙邊遇赦還復隸于軍及駢領西川時戍於大渡河因奏爲親將歷數鎮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於駢請擒



賊復有畢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  
 鄒軍使呂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  
 後侵其已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來天下喪亂  
 黃巢起乎羣盜遂至橫行所在藩維望風瓦解天時  
 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  
 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威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  
 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趨廣陵也江東  
 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復又自咸通中  
 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  
 天機謂能驅役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巢讓

尚讓往

來歷境而過諸鎮繇是解體淮北之人無復鬪志遂  
 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  
 法奇正相生詭譎為道有示弱以致勝無輕敵以成  
 功古語曰以心度心問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怒而  
 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反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  
 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  
 虛實故行無虞止有備焉得斯術也其或趨遠以爭  
 利怙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



不知已之已失欲無負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

將鉏樂懼敗諸洧陂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退舍於夫

渠不傲

宋師不傲俗

鄭人覆之敗諸洧陂獲將鉏樂懼宋

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

晉以救鄭

庶長秦爵也

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

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

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櫟晉地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

殿軍後

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

而擊之

臯舟是險扼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

子宜穀

司徒印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卑宋

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

平中晉地

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公子邛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

軍既相距衛鞅遺邛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

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公子邛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邛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宣昆邪

為武帝泣日昆邪中國人也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確恐忘之負恃也確與兢特敗也確音角帝乃徙廣

為上郡太守

後漢蓋延為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為海西王海西縣屬

郡建武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郊圍

休時延等往救之為憲所敗憲遂放蘭陵殺賁休延

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郊邳之聞戰或日數合

頗有剋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

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

嘗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大寸

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閱儆戒備

其每事奉狗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吳凌操為破賊較尉大帝統事從討江夏八夏日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城欲乘勝擊杜

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

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易逼也侃不從

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躡而侃兵無馬曾密開

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



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為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  
桑等為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  
成都王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  
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  
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  
朱序為南中郎將符堅遣符丕石越寇襄陽次沔北  
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  
懼因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焘為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焘不設備恩奄至山

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  
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琰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  
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  
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  
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  
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  
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  
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為慕容皝寧遠將軍皝庶兄翰奔段遼  
遼弟蘭與圍柳城皝遣汗及封辨等救之皝戒汗曰



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汧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舉止之汧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融爲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融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融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融弗從戰於華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龔據上封

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前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嘗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宴飲下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其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醜毒切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



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  
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  
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年自魏歸國以爽爲司  
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大武已死  
文帝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部騎并荆  
州甲士四萬出許雒八月虜長杜茂王永平公禿髮  
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爲豫州刺史跋僕  
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擅止  
必可擒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次之本  
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碯礫不伏敗走水  
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强虜侯其  
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時東昏失德京師多故季連  
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  
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預知之設備守險買與  
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爲信州刺史與僧王辨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  
於鄂州鄂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乾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魏主儀破黜弗部後魏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時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從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卒甲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衆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繼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鏢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境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



賊勢摧挫便爾遂覺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  
步卒兵力疲惫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  
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  
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  
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里前斥  
候西過瀍澗遇周軍戰沒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原天  
穆討邢果輕敵深入為果所擒

後周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  
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  
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兵連戰破瑱乘  
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  
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

楊忠為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  
民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漢北入并州極為險阻  
且其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穴非十  
萬眾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萬騎足矣明月  
豎子亦何能為乃以忠為元帥又令達奚武師二萬



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捲二十餘鎮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頭可汗步離可汗等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為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十里并建德聞世雄至精兵數千人伏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

云亡入司予畝中世雄以為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并絨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遯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復得逆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為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



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軍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榮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墜馬遂爲賊所執

王孝德爲朔州行營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騎視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旣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旣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至西門爲胡寇所



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中  
襲寶璧為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  
突厥骨咄祿元琮戰敗前軍盡沒寶璧輕騎遯走黑  
齒嘗之擊破突厥於黃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  
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以為賊破在朝夕貪  
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琮等部落  
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  
得嚴備出戰時寶璧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  
出已遂為所敗論者尤之寶璧坐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玄宗天寶十五載賊

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  
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  
唐朝臣為振武節度使德宗貞元四年奚及寶韋之  
眾度寇振武初朝臣頗無斥候賊至方郊迎宣慰中  
官未相及一二里中官二人為所虜朝臣奔歸閉壁  
乃掠人畜而去時迴紇數百騎合勢追之人復為所  
敗

後唐閻寶為檢較侍中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  
十九年討鎮州鎮人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  
饑餓者多計無所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



長國寶輕之不爲堅敵俄而數千人維志奮力死戰  
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營不能拒戰引  
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爲閬州節度使俾伺董璋之反  
狀時物議以爲不可及仁矩之鎮偵璋所爲曲形奏  
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繇仁矩  
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克黨以攻其城知召軍較  
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克氣方  
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黨旬浹之間大軍東至  
卽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卽驅之

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詖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  
璋所害



